

感懷于右任先生

谷鳳翔

前言

時光荏苒，故監察院院長于右任先生去世不覺已十週年矣。回溯民國二十三年一月一日，余以高等文官考試及格分發監察院，以迄四十三年六月一日就任司法行政部長離開監察院，在先生直接領導下達二十餘年之久。厥後，余雖不在監察院工作，直至五十三年十一月十日，先生逝世，其間十年，仍不時前往聆教請益。每星期總有數次晤面。先生喜縱談天下大事與國事與革命之道，尤愛憶述革命先烈事蹟與革命掌故，薰陶日久，於學問進修及德行涵養，獲益匪淺。先生革命奮鬥經過與貢獻均載諸史冊。余追隨先生較晚，對於民國二十三年以前之事，僅能在筆札上或前輩闊談中得知梗概。茲就余所親炙領略之先生行誼，寫此短文，以證明先生之不平凡。

愛黨愛國，忠心耿耿。

先生自獻身革命，即以身許黨國，忠貞不貳。尤其在最重要關節，最能把握原則。自加入同盟會，以至來台後中國國民黨的改造，始終站在黨的正統立場。故能受到黨內的尊敬，社會人士之推崇。但有時譽之所加，謗亦隨之，自古皆然，尤以從事革命工作者為最。往往因一時之成敗

，招致無謂之誣蔑與謗議。處此境地，厥惟取諸歷史之實例，與夫個人經歷之體認及其天賦之靈慧，乃克自持而不為所動。先生於此之修養，頗多過人之處，不唯泰然自持，亦且勇於自責。茲舉余所知者二事，以證先生之豁達。抗戰前在南京時，頻聞先生儕朋中談及，先生於靖國軍失敗之際，部屬脫離掌握，兼以道路不實之謠諑，誣認先生變節而與北洋軍閥妥協。章太炎且在上海報刊撰文指責，引曹孟德語：「于禁從孤多年，及至臨危，反不如龐德。此公家法，可謂一嘆！」以諷之。及至先生經甘肅繞道四川抵達滬上，與太炎見面時，則相互拊掌大笑矣。民國四十年，先生為張岳軍（羣）先生題胡笠僧部為岳西峯臨武穆書長卷。中有句云：「垂老才知負笠僧」。蓋因靖國軍失敗時，先生對胡笠僧部受直軍改編，甚為不滿。爾後得知胡之當時處境及用心，全為本黨革命事業，作迂迴運用，並非不忠於黨，故有斯語。可見歷史上許多事證，必當從其基本立場上衡量，而不可依浮光掠影遽作論斷。古人論人所謂「蓋棺論定」，信不誣也。

就是邀請學者研究現代學術。舉凡文藝、會計、哲學、農業，無所不學。以是對於各種草木之名稱及其性質之認識，說來頭頭是道，雖專家學者亦難企及。來台後余嘗陪逛衡陽路各書店。見有新出之學術著作，近期刊物，選其佳者購回閱覽，甚至大、中學校課本亦買來置諸床頭，隨時抽閱，由於涉獵至廣，故表現於文學詩詞方面者，均極新穎，不與時代脫節。先生才氣縱橫，其作品，大氣磅礴，含蓋萬千。且平生最反對涕淚悲哀之語調，與無病呻吟之詞藻。其所作詩詞聯章，無不雄偉遠邃，貼切無隙。記得民國卅年先生到甘肅興隆山謁成吉思汗陵，曾填天淨沙詞一首，其詞云：「興隆山上高歌，曾瞻無敵金戈，遺紹焚香讀過，大王問我，幾時收復山河。」足見先生胸懷。余適後一日謁成陵，得讀先生此作，於此謁成陵後，中有足述者兩事順便補註，以供史學家研討注意。其一為鐵木真作戰時所使用之鐵矛，此鐵矛長約七八尺，其矛頭之穗毛，乃當時彼每殺一敵人將領取其頭髮束為矛縷，其中，有亞洲人者，亦有歐洲人者。如此累積，穗毛極爲豐茂，由此可見成吉思汗當時之戰果。此金戈已達六百餘年，而色澤如新。或因北方氣候乾燥，然歷經如此長遠年代仍能保持完好，殊有研究

好學不倦，時時求新。

先生好學求新之精神，實為吾輩效法之楷模

中
外
雜
誌
在古今中外民族領袖與名將中恐無他例，亦可提請研究歷史者參考。

冒險犯難，果毅堅決。

革命前輩，雖多爲書生學人出身，而都具有冒險犯難之精神，值得吾等後輩欽仰。猶憶抗戰初期，政府遷都重慶，而武漢仍爲戰爭前進基地，先生爲鼓舞軍心士氣，屢次以監察院長身份乘機自渝飛漢，親赴前線，對抗戰將士慰勉激勵，當時日軍飛機經常對我空襲，一次余送先生至重慶珊瑚壩機場，正準備登機起飛時，適有日機來

獎掖青年，不遺餘力。

黃埔軍校創建之時，先生曾先後保送西北青年八十多員，參加一、二、三、四各期。接受革命洗禮，對於北伐、抗戰、戡亂，都作出輝煌

天下否，風雲會合待何年？」其老當益壯之胸襟，羅然紙上。而先生即在垂暮之年，尚不稍弛收捨山河之壯心，其風範尤令人更增無限景仰也。

「逆風而走復盤旋，捲起長髯飛過肩，一怒能安部份社友到南京，先生聞知其事，立即命余前往接洽約敘。及至見面，則熱情招待，並勸勉有加。二十六年，先生派余兼任監察院總務科長。余以甫出學校，涉世未深，事務工作亦非余之所長，深恐僨事。遂以此向先生懇辭。先生語余曰：「汝知否，事務乃政務之基礎。事務如處理不當，政務則難做好。汝負責去做，吾支持你。」余固辭不獲，於是研擬事務工作原則多項，呈先生核定。先生在批准後又語余曰：「作

事要認真，待人要和平。」

「多年來余服務公職，細味先生這兩句話，前一句頗能服膺，而後一句則

以個人之性格，仍時時省察，慮有未逮。廿八年春，國民參政會第二次會後

逆風而走復盤旋，捲起長髯飛過肩，一怒能安天下否？

——于右任先生自題象贊

拔冗蒞臨，道風尚之浩蕩，

一怒能安天下否？



逆風而走復盤旋，捲起長髯飛過肩，一怒能安天下否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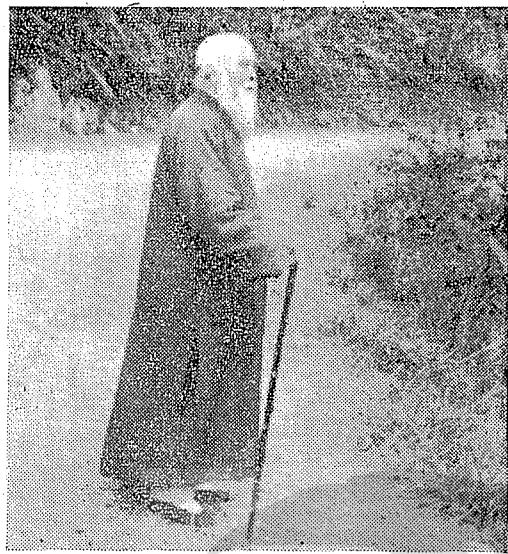
生先任右于懷感

之爭取愛護，不落後於一般人也。

是年秋，奉派到桂林監試高等考試及廣西省之普通考試。返渝後，先生囑意余參加中央訓練團第五期受訓，時已開訓五日，先生特函總裁核准參加。先生告余曰：監委雖可於案件中了解個別問題，而一般黨政措施，則可於參與訓練中得之。先生對余栽植之恩，終生難忘。結業後不久即派赴西北及中原前線各地巡察，此段時間，曾深入各省縣基層。對於各地的風土人情，生活習尚以及民間實際情況，增加了很多瞭解。抗戰勝利後，除派往平津滬等地處理個案外，大多時間又得以親聆先生之教誨。三十六年，任余為東北區監察使。嗣以行憲，各區監察使署撤銷。返京後重理舊學，於建國法商學院教授民法。未幾大局逆轉，隨政府來台。憶余出學校踏入社會之始，即獲先生仁厚長者之提攜教導，遷善補過，對作人處事，啓迪至多，在青年人得有此機緣實平生之大幸也。

一幅最珍貴的圖照

監察委員劉廷濤攝影，本文作者題詩，于右任先生於民國三十九年三月題字。



雨霽林坪道山間景
杖藜是畫中人
己酉攝影



本文作者現任中國電視公司董事長谷鳳翔

(近日植物學者，議以人心果紀念吳

君當奉人心果，壽世應同阿里山，仁者愛人無不愛，儀牲不獨爲台灣。」

站抵嘉義。於遊吳鳳廟後，先生即先生南部遊覽，首

作絕句一首：「酬君當奉人心果，壽

世應同阿里山，仁者愛人無不愛，儀

牲不獨爲台灣。」

采，確有飄飄欲仙之概。同年夏陪

上。今復觀當年風

性情恬淡，才氣橫溢。先生科舉時代，即嶄露頭角。為奔走革命，多次遭遇生命危險。而先生恬如也。因為性情恬淡，故行如閒雲野鶴，發為文章則大氣磅礴，」即試作一首云：「雨霽林坪道，山間景色新，輕

閒較閑，嘗於午後陪同先生於近郊散步。日昨整理書篋，檢出三十九年春偕先生在宜蘭公路散步照片一幀。為劉慕黃兄所攝，時余初試作詩惜鮮有人於此注意搜集之。在初到台灣，有段時之佳作，不知凡幾。先生詩詞歌曲印有專集，將革命道義情感全部表露無遺。其他寓意警句，殊不知先生尤精於對聯。記得某年之日，先生萬所暢論對聯作法。先生即舉出不少極具學術價值之聯對。先生初學於學院時代，得名師之指導，深對聯，有句云：「生同一戰線，死作三民魂。」

」將革命道義情感全部表露無遺。其他寓意警句，殊不知先生尤精於對聯。記得某年之日，先生萬所暢論對聯作法。先生即舉出不少極具學術價值之聯對。先生初學於學院時代，得名師之指導，深對聯，有句云：「生同一戰線，死作三民魂。」

鳳也)及達高雄，見市區之高大，港口之宏偉，難怪日人佔據台灣時，最後欲以高雄作為首府。而第二次世界大戰，日人即以高雄作為南侵基地。

先生於當晚下榻高雄港招待所中，曾賦七律一首：「霸業東方何處尋，癡兒失算復南侵，天留吾輩開新運，人說中原有好音」(時聞大陸有反共武裝武力攻擊匪共)。撥亂非為一代計，歌詩爭起萬龍吟，旂山當面莊嚴甚，無限光明照古今。」先生旋親書此詩，懸於港務局客廳。

繼遊鵝鑾鼻，同行有港務局副局長段其璣(現台北市政府祕書長)、祕書主任曾祥寬(曾君為余任東北監察使之主祕。現任監察院主任祕書)。

先生雅興極高，數度率余及曾君到海邊揀鵝卵石(蚌化石)。有詩紀其事：「大浪轉頑石，千年復萬年，試翻海洋史，今古幾漁船。」

中外文庫之十二 王成聖著

右任傳

定價參拾元
歡迎購閱

開國元勳于右任先生，少年時代即有西北奇才之譽，詩詞直追陸放翁，書法尤被推崇為我國有史以來十大才之一，于氏出身寒素，苦讀成功，奔走革命，領軍從政，一生事迹多姿多采，素為國人敬仰欽重。頃由王成聖教授多方蒐集資料，廣徵博引，去蕪存菁，撰成于右任傳，列入中外文庫隆重出版。

定價參拾元，現已出版，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帳戶，立即寄書。

是年秋，余參加中央改造委員會工作，至為忙碌，致鮮有閑暇陪同先生。而學習詩詞亦告中輟。今從書櫃中，尚檢出先生當年批改余詩之遺墨，撫今追昔，不勝惘然。四十年，張曉峯兄約余兼任中央副祕書長。余以監委職務仍願顧及，以請示先生，蒙誨以革命工作，不可推辭，更不可顧慮職位如何，應答尤為是。余奉教誨，實感與慚竝。五十三年秋，余奉命調兼中央委員會祕書長不久，先生患病住入榮民總醫院。

九月十四日，楊有壬同志赴榮民總醫院代表余省視返來，轉達先生諭示：「黨內祕書長，職責繁重，不必多來看我，你們多幫他忙。」關懷愛護至德，至今仍繫迴於腦際。

先生畢生從事革命，冒矢石，履艱險。無論

辦報、領軍、從政，辛苦備嘗，而精神愈挫愈奮

慈禧與珍妃
章君穀等著 定價參拾元
本書精選名作家章君穀、徐荻芬、康儔、龍寶麒、王成聖等佳作拾萬言，附以珍貴圖照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。

，始終不懈。對國父之服膺，對總統蔣公之崇敬，一以革命為職志，而對黨國之忠貞，則更無論矣。學術界譽之為西北奇才，實一代人傑也，茲逢先生逝世十週年，略舉所知，冀能表達先生為人行事之一二，以誌懷念。